

书香天府 全民阅读 —— 聚焦第31个世界读书日



阿来 领读古籍第一讲

在行走与阅读中抵达『何以中国』 从原典深入苏东坡

66

暮春时节，赣江之滨、豫章故郡书香满城。4月20日，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在江西南昌拉开帷幕。

4月22日下午，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协副主席、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现身江西省图书馆，以“古籍领读人”身份，开启“识典古籍·我的精神客厅——阿来领读古籍”系列讲座首讲。他以《十八滩头一叶身——从原典深入苏东坡》为题，结合自己数十年“行走与阅读并重”的实践，带领线上线下数万读者重返古籍原典，在苏轼的赣江诗迹中，探寻一位真实文人的生命温度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江西南昌报道
阿来书房供图

阿来在回答提问。



从“一叶身”到“此心安处”

“七千里外二毛人，十八滩头一叶身。”1094年，59岁的苏轼被贬惠州，舟经赣江万安段惶恐滩，写下这联苍凉诗句。讲座伊始，阿来以这联诗破题，将观众带回900多年前那个风雨舟行的历史现场。

“民间对苏东坡的认知往往停留在‘东坡肉’‘乐天派’等标签上，但这恰恰遮蔽了原典中更为复杂深刻的精神世界。”阿来指出，“一叶身”三字道尽贬谪途中的渺小与恐惧，而正是这份对真实困境的直面，才孕育出后来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生命从容。

阿来坦言，自己并非古籍研究专家，而是一个“先学者”和“领读人”，“我是一个声音稍大、比大家早读三分的读者。”

他分享了自己中年后从追逐西方文学回归中国语言本体的心路，强调对汉语言文字之美的重新发现。在解读苏东坡时，阿来不仅读其诗文，更沿着东坡贬谪的足迹行走赣江，追寻他与陶渊明跨越600年的精神唱和——苏东坡在困顿中将陶诗一一追和，以古人之酒杯浇己之块垒。

从原典理解立体的苏东坡

阿来提出，深入理解苏东坡，不能只读苏东坡的诗词文章，必须回到苏东坡所处时代的基本制度与日常生活。他以自己行走赣江流域的经历为例，讲述如何通过宋代的地理志理解了“江南西路”的行政区划，进而明白“赣”字由章江与贡水合流而成的文化渊源。

针对“苏东坡是吃货”这一流行标签，阿来表达不同看法。他指出，苏东坡在官场顺利时担任过8个州的“一把手”，官至两部尚书，却从未在诗文中写过吃。真正开始写吃，是在贬谪黄州、惠州、儋州时期。

“黄州5年、惠州3年、儋州3年，加起来11年。他是在艰难困苦中通过这种方式寻找生活乐趣。”阿来说，苏东坡在黄州研究猪肉，是因为“富人不肯食，穷人不会做”；在惠州吃羊蝎子，是因

为买不起羊肉，只能捡剔净肉的骨头，用牙签剔着吃，还写信问儿子“像不像吃螃蟹”。“这是苦中作乐，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抵抗悲哀的方式，而非简单的口腹之欲。”

赣江上读懂苏东坡的乐观

2025年，阿来沿着苏东坡1094年南迁路线一路行走，从定州出发，经赣江进入江西。“他留下一首诗，叫《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》。赣江一入山区，水流湍急，有18个险滩。他写‘七千里外二毛人，十八滩头一叶身’——自己就像江流中随波逐流的一片树叶。”

阿来特别提到，苏东坡过惶恐滩时并未一味哀怨自怜。他途经吉州时，专程拜访了当地一位致仕在家的官员曾安止。曾安止因眼疾失明，退居乡里，编著了一部记录当地水稻品种与栽培技术的农学著作《禾谱》。苏东坡不仅上门探望，还撰文赞其“文气温雅，事宜详实”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苏东坡还将自己在黄州所见的一种农具“秧马”（农民坐着插秧的船形木凳）画成图样，写下详细制作方法，建议曾安止收入书中。

“苏东坡的官职比曾安止高得多，当时早已名满天下，但他专门登门拜访一位失明的县令，讨论农事。”阿来说，这种态度与他在《定风波》中记录的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一脉相承——那句话原本是苏东坡从朋友的一个侍妾口中听来的。“苏东坡的伟大在于，他真正向一个侍妾学习了人生道理。他说过，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，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。”阿来说。

讲座尾声，阿来将话题引向更深层的思考。他认为，讨论“何以中国”，必须回到中国书、回到文字传统中来。“我们最大的遗产是文字，是典籍。这个才是传承有序的，随时打开它都历历在目。”他同时强调，守住本根并不意味着排斥世界，“今天的中国就在这个世界当中。但守住本根，就是守住我们的文字传统和伟大的文化传统。”

川剧名家陈智林： 表演是对角色生命的“阅读”

阅读这件事，从来不止一个模样、一种方式。读文字是阅读，读一幅画、一段旋律、一出戏也是阅读。在川剧名家陈智林这里，阅读更不只是捧起一本书那么简单。

作为四川省文联主席、国家级非遗项目川剧代表性传承人，陈智林在舞台上摸爬滚打了40多年。聊起表演和阅读的关系，他有一套自己的说法——

“表演，是一种通过肢体语言对他人生命的阅读。”

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，陈智林接受了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专访。谈及阅读，他说自己没有固定的阅读范围。只要有字，他就先翻翻。不预设今天要看什么，也不给自己设限。他相信开卷有益，任何一本书都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收获。

读书没读书，台上瞒不住

作为川剧领军人物，陈智林平时看得最多、最仔细的，还是戏文，以及从戏文延伸开来的图书、资料。“川剧戏文很有文学性，有不少文言文，不是随便念念就能过关的。”每看完一个剧本，他总会发现很多自己不懂的地方，为了弄懂这些东西，就会去翻阅大量书籍。

在陈智林看来，一个演员要表演、要表现，如果自己都没弄明白“所以然”，那传递出去的东西是不准的。“所以必须先自己搞透彻。搞透彻了，才有资格站在台上，把准确的信息传递给观

众。”他说，演员对角色有没有自己的理解，有没有下过功夫去读、去查台词背后的东西，观众是能看得出来的。“读书没读书，台上瞒不住。”

也许有人会觉得“看戏就是看热闹”，但观看一部完整的川剧，包括欣赏它的视觉、声音、唱腔、文本，也是一次深度的“阅读”。作为专业川剧演员，陈智林有自己的深刻体会，“川剧其实是一种用唱念做打、用音乐帮腔来承载的‘阅读’。看文字、品台词、听声腔，三样东西合在一起，文字就立体了，就‘走心走形’了。”

表演是阅读的延伸，阅读是表演的根



陈智林 受访者供图

受、更方便传播。文字躺在纸上，演员用生命把它立起来。

“演古人就像是古今的一次握手。古人说话有古人的方式，但今天的演员，得找到一种让当下观众能听懂、能接受的表达，把古人的精神传递出来。”陈智林说。

想达到这种目标，“就需要扎进去读，读古人的想法，读古人的表达，然后再跳出来，结合今天的认知，把它升华成一种新的表达。”陈智林用舞台实践证明了这件事——表演是阅读的延伸，阅读是表演的根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荀超 实习生 熊佚道

什么叫“走心走形”？陈智林解释说：“它不再只是纸上的一行字，而是能让你心里动一下、身体跟着晃一下的东西。这时，观众和演员就形成了一种共识、共振、共情。”说着，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：“音乐就像是阿拉伯数字，单个看没什么，但用旋律把它们组合起来，就有了情感，有了思想，有了能传递出去的力量。演员要做的，就是让文字信息变得更形象、更容易被接